

山外泼墨写大明

□ 苏长仙(壮族)

(四)

在我家乡,三、四月份,常常看到另外一番景象。每天大部分时间,大明山上,层峦叠翠,奇峰竞秀,望兵山上,林海波涛,朝霞薄雾,如红色轻纱铺满海面,一轮红日穿云破雾而出,气象万千。春末夏初,粉红艳艳的吊钟花,五颜六色的杜鹃花,满山遍野,争奇斗艳。

到晚上夜深人静之时,百里之外的岫者山上,能隐隐约约地听到有种声音,似风非风,似雨非雨,似雷非雷,似波非波,似涛非涛……好像有人在敲锣打鼓,演奏各种乐器,被人称为“天籁奇音”。

大明山上,在峰峦与峰峦之间,有许多大块连片的草地,大的有几百亩可以降落飞机,小的也有足球场般大小,被人称为“天坪”。传说这是仙人聚集的地方,他们或唱歌跳舞,或吟诗作对,或铺棋对弈,或持剑练武……被称作天上的街市、仙圩,自由自在的人间歌圩、坡会。这里就是壮族歌圩的发源地,起源于每年祭祖扫墓的三月三。现在以大明山为中心的歌手会场,遍布于山上山下,山前山下,山北山南,有几十处之多。其中最著名的,如武鸣的两江和罗波歌圩,灵水、宁武、双桥、腾翔歌会和庙会。马山那边,还有龙口、白山、桥利万人歌坡。还有上林白圩,宾阳露圩等等构成了远近闻名的大明山歌圩文化区。

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华诞,广西“壮族三月三·八桂嘉年华”歌圩及骆越文化旅游节将特别隆重和热烈,从3月25日至4月25日为期一个月,全区14个地级市(区、县)共有900场庆祝活动。其中,由自治区牵头办的有37场,主会场在广西民族博物馆举行。各地区、镇、乡、村四级歌圩活动应有尽有,而大明山管委会直办的交响音乐会、踏青对歌会、骆越文化旅游活动连续三天,通宵达旦。以歌会友,以歌传情,增强民族凝聚力,扩大老、少、边、山、海、寿六大文化旅游产品宣传推介。天马行空志,龙腾风雨急,让大家发扬大明山的龙马精神,嗨翻了天,唱醉了地。

这样的景象是我乐意看到的

□ 梁洪(壮族)

走进旺子坡孟沙屯村口
我看见了满目的青翠
我对同行的同学说
五十年后或成原始森林的模样
而这样的景象是我乐意看到的

登上老同学的屋顶晒台
满是还带着晨露的金色稻谷
老同学依然坚守山脚下那二亩水田
用他古铜色的艰辛换回饱满的丰收
而这样的景象是我乐意看到的

站在晒台上我看到了
满山的杉木和挂果的桔树
老同学特制的蜂箱老爷爷秘制的烤烟
还有去年熏制的老腊肉
而这样的景象是我乐意看到的

站在晒台上老同学指着对面山说
羊角老苗寨的杨同学就在那里
老同学是几十年前的江西客家迁徙户
他们寨子都有与苗家壮家通婚的人家
而这样的景象是我乐意看到的

带着老腊肉的浓香和玉米酒的醉意
刚刚回到城里和衣躺下
老同学来电话兴奋地说
下回再来可要早点上来啊
而这样的景象是我乐意看到的

这是我回望昨日孟沙屯的景象
在长途大巴的转弯和颠簸里
它显得如此的清晰和亲近
而这样的景象是我乐意看到的



和月……”我天生嗓门大,说话激起嗡嗡回音,铿锵诵读声中,方老师僵硬的脸一寸一寸泛泛,渐渐回暖,有了红润,涌出酒窝,我知道他笑了。随后,他拍案而起:“好,你去!”果然,那次我获得全乡第二。

多年以后,我回到故乡。清明时节,山脊云雾氤氲,古榕抽芽,柔柳吐绿,黄槐灿烂,红棉嫣然。当年清明晨读的坟山,外祖父长眠于此,墓穴之上杂草丛生,我题写的碑文,已是青苔斑驳。

“无花无酒过清明,兴味萧然似野僧;昨日临家乞新火,晓窗分与读书灯。”我不禁想起王禹偁的诗,唐宋时期清明节前一日,禁火寒食,待到清明晨起,点灯读书,激励奋进。外祖父一生耕作,却要子孙坟前读书,与其说是告慰,不如说是寄托。痴心朗读,有了感悟,我把嘴中句子,重新组合,付诸笔尖,纸上的文章便川流不息。读书变成写书,就连方老师也始料不及,可惜他也没能看到我写的书,他的坟莹,挨着外祖父,隔着一簇叶片细窄的鸢尾,开着清瘦的蓝花。我把新出的小说集,恭敬摆到他们坟前,双膝跪下,深深叩首。

我想,还是读书吧,他们熟悉我的声音。眼前阡陌交错,空旷无人,我挺胸站立,大声诵读:“天子重英豪,文章教尔曹;万般皆下品,唯有读书高。少小须勤学,文章可立身;满朝朱紫贵,尽是读书人……”

将这座大山叫做“大冥山”,幽冥,阴暗,就像阴间的地府黄泉一般。

后来,就有人提议,要到天边去请太阳公公来照亮这个地方。但天边很远很远,派去的人还未走到,就在路上死了。这时有个孕妇,自告奋勇,去天边寻找光明,如果她死在路上,就让她的孩子继承她的遗志,继续前行……最后终于请到太阳公公,给人民带来阳光雨露。于是人们就把这座“大冥山”改名为“大明山”,这就是民间传说《姆姆访太阳》的寓言故事。“冥”与“明”,虽读音相同,但意义不同,它表明远古壮族人民追求光明,争取自由,谋求幸福的勇气和决心。有了阳光雨露,便能衍化出生命万物,于是人们就有后来的《布洛陀》和《姆六甲》造人,造万物,发展生产,建设家园的故事,这些故事,表现了壮族人民战天斗地,治山,治水,治天下的民族精神。

(三)

从前大明山还有一个别名,叫做“莫邪山”,说有神仙拾得莫邪宝剑,回到大明山,不慎落到深洞里,宝剑与泉水融合而化为神龙而飞去,明代壮族诗人李璧有诗《莫邪山》曰:

仙人佩得莫邪还,
误落飞泉第一湾。
三尺精灵化龙去,
空留万丈莫邪山。
莫邪宝剑有两把,一把是公的,

我的家乡在大明山的西南面,中间隔着一片武鸣盆地,距离大明山有百里之遥。我家乡就坐落在这武鸣盆地西南边陲的一个三层台地之上。台地的后面有一座高山,叫做“岫者”,意为山之祖,和大明山叫“岫取”一样的意思。这山也坐西南向东北,也像一把交椅,和大明山遥遥相对地坐着。山脚的合地上,建有一所中心小学,一个四合院里,三进两堂两厢,共有八间教室。附近几个村屯的小孩,都到这里入学。小时候,我就在这里读小学。在早晚课余时间,常同老师一起登山朝东方向远眺,大明山的景象,尽收眼底。我们好像坐在宽阔无边的电影院里,大明山就像一张天大的宽银幕,一天到晚,一年到头,都能免费观赏大明山的风云变幻,神奇万千。在这春岚,夏瀑,秋云,冬雪之奇景中,蕴藏着多少动人的故事。

春天到来,这里云层低暗,看不到阳光,在云雾缭绕中,隐隐约约地看到连绵起伏的群山,在这个时候,老师就常常同我们讲大明山的传说。几十万年以前,大明山就是这座山。几十万年以后的今天,大明山还是这座山,只是随着时空的演变,大明山石头所讲的故事,也就不一样。老师告诉我们说,很久很久以前,大明山天昏地暗,那时人们都住在山洞里,天只有三尺高,加上整天的乌云压顶,人被压得喘不过气来。人们就

清明晨读

□ 展爷(壮族)

河水渐丰,草木复绿,翠竹婆娑摇曳,大鸟振翅腾起,满耳扑哧有声。荆棘蒺藜之间,流出潺潺清溪,极有耐心地在石尖跳跃,跌宕起伏,叮咚脆响。泛着粼光的青蛇嗖地蹿出,叭地堕落,一泓溪流荡起圈圈涟漪。旭日初升,晨风拂面,踩碎的露珠沾湿裤脚,足裸之上,一片清凉。外祖父在坟上铲草填土,喘气粗重,额上汗珠点点。待到摆上供品,竖起纸幡,燃起香火,外祖父向我们招手:“孩子们,过来读书。”

红水河畔,顿时响起朗朗书声。我和表兄弟们席地而坐,引吭发声,脸膛通红,脖上青筋历历可数:“人之初,性本善。性相近,习相远……”外祖父兜圈转悠,手上提着竹枝,让我想起教室里那根不寒而栗的教鞭。他绷紧眉头,侧耳细听,捕捉谁在偷懒敷衍,谁在故意歪曲。稍有走神,呼的一声,头上便落了竹枝,倒也不疼。外祖父只是虚张声势,竹枝在头顶撕裂空气,再轻轻敲下,但他脸上已是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,厉声喝斥:“再不读书,就一辈子跟牛耙田!”

我们不怕耙田,但怕饥饿。孩童时代的记忆,尽是饿得眩暈,犹如恶狗,把肠胃撕得绞痛,把眼睛瞪得发绿。用力读书,更加饿了,眼睛透过书扉,觊觎坟头供品,那只香气袅袅的熟鸡,那碟油亮发光的腊肉,甚至那碗粗糙生硬的米饭,都让我们口舌生津,垂涎不已。读书完毕,外祖父用刀割肉,我们一哄而上,大快朵颐,吃得嘴唇油亮,胸口一片湿漉漉。野狗乘虚而入,抢肉飞奔,我们一路紧撵,硬是从狗嘴里夺回残肉,拍一下灰,咀嚼吞噬,吃得回香无穷。

祭祖怀旧,孩童时代的我们,并不深解其意;清明晨读,倒是磨砺了耐性,忍受之后便

是充饥解馋,那是美得不能说破的事情,夜晚沉睡,还能被自己的笑声弄醒。外祖父毕竟是村夫,只识得一知半解的《三字经》,如此重复,难免枯燥,终于有一年清明,他面色凝重,歪头细想,然后转脸看我:“你是长孙,你来领读,内容由你来定。”从来都是被老师罚站的我,犹如拨云见日后的光亮乍现,瞬间有了翻身做主人的豪情。我昂首挺胸,抑扬顿挫的声音在嘴上爆裂:“三更灯火五更鸡,正是男儿读书时;黑发不知勤学早,白首方悔读书迟。”表兄弟们跟着念读,震得四谷回响。我却惊奇得瞪圆双眼,因为,我的外祖父正襟危坐,嘴唇张翕,跟着读书,成为虔诚的学生。

从此,我仿佛找到了朗读的乐趣和骄傲。翻阅字典,学习拼音,对着镜子咿呀朗读,虽说比不上吊在墙上的广播那样字正腔圆,倒也颇有板有眼,这在当时满嘴土话的山村孩子里,显然已是鹤立鸡群。每天放牛,人走前面,牛随其后,我诵读古诗,声情并茂:“人生有酒须当醉,一滴何曾到九泉。”摇头晃脑,如痴如醉,直到耳畔响起大人犀利骂声,回头一看,牛已踩裂一溜田埂,啃光一垄庄稼。

有一次,学校的方老师神情严肃地问全班同学:“全乡小学生朗读比赛下周举行,我校只有一个指标,谁敢参赛?”“我!”我率先举手,环顾四周,大伙才争先恐后举手。方老师思索良久,他要决定了,我紧张地盯着他的嘴,想要帮他把我的名字说出来。可是方老师却说出了另一个女孩的名字,我急得瞪圆眼睛跑上讲台,把教鞭压上膝盖,叭地折成两截,咚地丢在老师面前:“不拿名次,我扛根木头回来,给你揍扁!”方老师睨我一眼,并不说话。我收腹挺胸,声如洪钟:“抬眼望,仰天长啸,壮怀激烈;三十功名尘与土,八千里路云